



四个朋友的故事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晚上，在一家夜总会里，我们四个人全神贯注地在打牌，谁也没有注意到已经夜深人静。蓦地，钟敲了十下，把我们从酣战中惊起。加尔各答城里再也找不出第二座钟可以和这座“媲美”，那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在耳畔久久地回荡着。尽管我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这天夜里，刺耳的钟声使我们感到异乎寻常地不快。

我们手握着纸牌，正踌躇着不知该做些什么，悉谛奢猛地站起身来，面向门外，大声喊着：

“茶房！套车！”

“Jo Hukum!” ① 答话从隔壁传过来。

“急什么？” 羨那开口了，“把这局打完。”

“不行！你没看见天色多晚了。我一刻也不能停，马上就得走。即使这样，回去也躲不过一场申斥。”

苏摩那陀问：“谁会申斥你呀？”

“我老婆呗！” 悉谛奢答道。

“难道普天下只有你一个人有老婆？”

“你们的老婆很清楚你们早已不可救药，她们对你们早出晚归才不在意呢。”

“言之有理。” 羨那说，“可你不过是偶尔迟了片刻工夫……”

“片刻工夫？我八点钟下班，现在已经十点啦。况且也根本不是什么偶尔一次，我难得在九点半以前到家。”

“那么你天天挨申斥了？”

“可不是嘛！”

“如此说来，你一定已经习惯了。你的耳朵没磨出茧子来吗？”

“少嚼蛆。我走啦。再见！”

① 印地语：遵命，老爷。

悉谛奢正要动身，茶房走进来，说：“车夫说，眼下他们不能套车鞵马。怕是要下大雨了，还可能下暴雨呢。马已经赶回马厩了。如果眼下就套车赶路，会惊车的。老爷们最好等半个小时再走。”

真丧气，因为这时不光是悉谛奢，我们也全都急于要回去了。我们走到廊庑上，想弄清楚是不是一场暴雨即将来临。看到那天色，我不由得屏住呼吸，打了个冷战。我们全都熟知在印度阴郁的白昼或是阴郁的夜晚是个什么样子，然而此时的天色似乎与我们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简直难以分辨这是白昼，还是深夜。此时的天色谈不上乌云密布，却象是什么人用一幅土褐色的幔帐把整个苍穹罩得严严实实；天色说不上漆黑一团，也算不上阴沉郁闷，一线微弱的光象是透过一块灰蒙蒙的玻璃似地射了出来。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识过这般死气沉沉，这般阴霾密布的天色。看上去就象是萨特恩^①把他那邪恶的目光投向大地；在他

^① 萨特恩(Saturn)，罗马神话中的农神，同希腊神话中的科罗诺斯(时间之神)。据说他吞吃了他的儿子们，只有朱比特(空气)、奈普图恩(水)和普鲁托(坟墓)幸免于难。星象学认为：萨特恩照命，主灾难。

的凝视下，大地变得麻木不仁。放眼望去，只见树木房舍死一般地僵直，似乎畏惧着某种迫在眉睫的灾祸，而那一线光亮也象是在对世间万物狞笑。这景色在我胸臆中激起一种又恐怖又好奇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当你面对一具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的死尸时才能体验到。我渴望着暴雨倾盆，电闪雷鸣；不然，就让天色变得更阴暗一些，将万物吞没。大自然这一麻木不仁的令人窒息的景象变得愈来愈难以忍受，可是我怎么也没有力量移开双眼。我好奇地，死死地盯着天空，那一缕渗过阴霾的光亮具有一种迷人的、奇异的力量。

转过身子，只见我的三个朋友都沉着脸，呆呆地站在原地。为了打破这恐怖的气氛，我大声喊道：“茶房，四份威士忌，每份半杯！”他们这才如梦初醒。苏摩那陀吩咐说：“给我苦艾酒，我不要威士忌。”

我们拉过椅子，坐下，信手点着香烟，接着又是一片沉寂。茶房端来我们要的酒，悉谛奢大叫道：“给我一杯，半杯不够！”

我笑着说：“很抱歉，我简直忘记了固体和液体之间的差别了。”

“我不象你，是那个侏儒^①的后裔！”悉谛奢反唇相讥，口气颇为简慢。

“对，你是阿竭多^②的子孙，你能一口吸干酒海。”

悉谛奢真的生气了：“听着，卢埃，这会儿我可没心思斗嘴。”

他是对的，我没再答话。屋外那怪诞的光亮穿透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境与前截然不同。就在弹指之间，我们似乎已经脱胎换骨，抛弃了平素怀有的信念和感情，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阳光下蛰伏的隐而不见的东西。

“看来我们得在这儿过夜了。”羨那说。

苏摩那陀接着说道：“无论如何在一小时内我们不能动身。”

然后我们又默默地吸起烟来。

片刻工夫之后，羨那开口了，他眼望着天空，声音低沉，象是在自言自语，我们三个则在凝神倾听。

① 侏儒：印度教三大尊神之一的“保护之神”毗纽奴（Visnu）的十次化身之一。

② 阿竭多（Agastya）：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圣贤，他曾一口吸干海水，将恒河水藏于耳孔十二年之久。

羨那的故事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世间万物怎样在须臾之间变成一派逼人的死寂；生灵似乎死去；宇宙的心脏变成了一块顽石，呼吸停止了，血液也不再流通；末日已经来临，万物荡然无存。我们很清楚这不是真的，而是由于那缕神奇而又邪恶的光用魅力慑服了我们，因而真实在我们眼中变成了虚幻。人类的心智不过是感觉的奴隶罢了，色彩的细微变化竟然会改变宇宙对于人类的意义。我曾经有过这种经历。那一次，我看到的是天空的另一种光芒，那种光芒的魅力使人世间充满了活力；在它的照射下，死寂的变得生气勃勃，虚幻的变得真实可信。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刚刚获得硕士学位，在家赋闲。每天无所事事，而且也不想做事。我不必挣钱糊口，也没有那个愿望。我有足够的钱财生活；此外我还是个单身汉，并且从未萌起一丝结婚的念头。亲朋邻里也不曾用成家立业的劝慰来打扰我，这真是幸运。因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我的闲散日子。简单地说，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度假，并且可以把假期无限延长。或许你们在想：如果命运赐予你们如此舒适惬意的生活，你们决不会去费心改变它。然而，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并不惬意，也不舒适。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我从未感到有什么特别的病痛，只是某种内在的麻痹在销蚀我的躯体。意志的力量日渐衰退，四肢感到一种奇特的、难以名状的疲惫。现在我知道那就是无所事事引起的疲惫。那时，医生们把我胸前背后敲打了一番，宣称我的肌体健康，而心灵正在患病。这话不假，然而，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诊治心灵的病痛，因为就连我，患者本人，也难以分辨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并没有那种所谓的忧虑，换句话说，没有家庭的拖累，我的心也未曾被女人征服过。尽管那时我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但是没

有一个孟加拉少女曾激起过我的爱慕之情。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我的心理状态变得那样反常，竟发展到茶饭不思的地步。

酿成我的苦闷与不安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的心早已超脱尘世。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生活冷漠无情。恰恰相反，不是出于对生活的厌恶，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炽热的爱，我的心灵才变得与尘世格格不入。身处印度，我的心却向往欧洲。欧洲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心，借助它，我清楚地看见在这块国土上生命熄灭了。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思想愿望，都变得死气沉沉，苍白无力；变得憔悴不堪，气息奄奄。这儿的社交生活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出场景堂皇的傀儡戏。人们都装扮得象一个个的傀儡，挽着另外一个个盛妆傀儡的手，伴着其他傀儡翩翩起舞——这个念头真令人作呕。与其这样生活不如死去，然而我不愿去死；我渴望生活，渴望生命之花盛开，生命之光灿烂——我指的不光是血肉之躯，还有精神。这种得不到满足的渴望蚕食着我的心灵和肉体，因为它追求的不是某个既定目标，也不是某个有形的躯壳。萌发在我的心灵中的只是一个朦胧的欲望，它创

造了一个完美的幻梦般的女性，我坚信一旦我们相遇，她一定会唤醒我的活力。但是我很明白在这个死神统治的国土上，我永远不会与我的朝气蓬勃的女郎相遇。

显然，处于这种病态的心理状态之中，我必然会对亲友的辛劳与欢娱兴趣索然。我避免与同伴们交往，沉浸在欧洲浪漫故事的幻境之中。那些浪漫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幻境里的人物在我眼里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我周围那些活生生的人反而成了转瞬即逝的幻影。尽管我的心理状态如此反常，我并没有丧失理智。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能摆脱这种怪诞的心理活动，我的精神与肉体都必将崩溃。因而，我小心谨慎地照料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情迟早还会复原。那时，每到暮色降临时分，我常常漫步街头，迟迟不归；有时晚饭前离家，有时则在晚饭后。如果是晚饭后，我常常迟至午夜才回家。某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或许我将永世难忘。

那天晚上，一轮圆月高挂。我一个人孤独地漫步到恒河岸边，已是深夜十一点钟。大街小巷

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我无意回家，因为月色皎洁异常，即使在加尔各答城里住上十年也难得碰上一次。平时，月色总象是睡意正浓，使人感到月光洒到何处，无论是原野里、池水面，还是房顶上、树梢头，都会沉沉睡去。而那天夜里，月光象流水似地从夜空中泻下，形成一个又一个无尽的浪头，拍打着大地，后浪推动前浪，数不胜数。辽远的天际，月光象微波涟漪，泛起一抹白色的雾霭，那雾霭就象是香槟酒冒出的细密的泡沫，噗噗作响地升起，然后象笑声似地四下散去。身披月光，我漫无目的地踱着，心中荡漾着无名的喜悦。

无意之中，我把视线投向恒河，只见条条船只飘荡在月光中。我从未意识到那些船只的形状竟会如此美妙，纤长的轮廓中的每一根线条都体现出永恒的活力——永不平息的搏动，不可征服的力量。那景象就象是一只只珍禽异鸟漂洋过海，从仙境飞来，此刻已收起双翼在水面上小憩，然后便展翅随月光一同飞向故乡。欧洲就是它们的故乡，但那不是你我曾经目睹过的欧洲，而是诗人的梦境里，欧洲文学艺术里常常描绘的那块乐土。河里的船只在我眼前展现了那美丽的

国土，那洞天福地，并使奇境成为现实。举目向天空眺望，我看见无数丛素馨和山楂怒放，洁白的花朵象蒙蒙细雨似地飘漾，落英覆盖了树丛、草坪、道路以及河流。我感到在这样的夜晚，我应与米兰达^①；苔丝狄蒙娜^②，俾阿特丽齐^③，或者是苔丝^④相逢，她们的爱抚会使我复活，使我苏醒，使我获得永生。在我的心目中清晰地出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永恒女性的化身，她正在遥远的前方等待着我。

我象个梦游者似地一直走下去，走到绯红路时，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影影绰绰的形体踱来踱去。越向前走那个形体变得越清晰，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人。当我走近时，那个形体在路旁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再走上前一步，我发现那是一个英格兰妙龄少女，一个异常美丽的姑娘！她似乎不是凡胎肉身，而是月光的化身！我目瞪口呆

① 米兰达：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女主角。

② 苔丝狄蒙娜：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里的女主角。

③ 俾阿特丽齐：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情人，他在《新生》里叙述过他们的恋爱故事，他的《神曲》也是为纪念她而作。

④ 苔丝：英国小说家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里的女主角。

地站在她面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她也凝神地注视着我。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我发现她的双眸在月光下熠熠闪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富有神采的眼睛。那神采胜似星光，亮如月光，甚至阳光也难以比拟，那是闪电之光！那神采映得月色更加明媚，它向月光发出了电波。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宇宙的灵魂；就在那一瞬间，大地充满了生机。那天，我用肉眼，也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了宇宙的震颤。我看见我的心灵与宇宙融合在一个节拍下跳动。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月光的魅力，它不仅改变了宏观世界，也改变了我的内心世界。灵魂与肉体融成一体，汇成一个心愿——爱人，并为人所爱。这颗痴迷的心失去了理智，甚至丧失了存在的意识。

见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少女望着我，露出笑容。那微笑鼓舞了我，我走到她身边坐下，不是紧靠着，而是保持着一点儿距离。谁也没有开口。毋庸讳言，那时我虽然睁着双眼，却早已进入梦乡，置身于静谧的幻境。当时，虚幻变成了真实，这足以证明我已沉迷梦乡，完全忘掉了世态的真相：在加尔各答城里，一个孟加拉罗密欧根本无缘赢得欧罗巴朱丽叶的心。

我暗自揣度：也许她和我一样落落寡合，而且是出自同样的原因。也许她也对包围着她的伧俗的人群感到厌倦，在忧伤与孤寂中度日；也许她也在等待着，渴望着某个可以委身的素不相识的人，以获得丰富多采的生活。深夜迷人的月光具有奇异的美，在它的召唤下，我们两人都走出各自的家门，天意使我们相遇。这是三生石上结下的缘分，它将经历地老天荒。想到这里，我把身子转向我的伴侣。刚才那双钻石一样光彩四射的眼睛现在看上去象蓝宝石般的柔和，并且渐渐地染上一抹深深的忧愁；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人类的眼睛里闪烁着如此深重的忧愁和希冀的神情。那神情使我的心融化了，洋溢着满腔柔情。我轻轻地拉过一只与月光争辉的手，温存地握在我的手中。这时，喜悦涌上我的心头，我幸福地颤抖着，合上双眼，我感到一股骤发的感情的微澜在心中激荡。

她猛然抽回手，站起身来。我发觉她在战栗，脸色因恐惧变得苍白。左右扫视一下，她匆匆忙忙向南走去。我转过身子，看见一个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英国佬，带了四五个仆人，快步向少女走来。她走了几步，转身打量一番，迈了几

步，又停下来张望。当那个英国佬快要捉住她时，她开始跑起来，那几个人在后面追赶她。一会儿工夫只听到一声凄厉的号叫，我的血液凝固了，恐惧使我四肢发软，失去了行动能力。我看见那四五个男人抓住她，拖着她向我走来，那英国佬跟在后面。我不能让他们这么粗暴地对待她，我一定要把她从这伙暴徒手里救出。我正要向他们冲去，只见那少女放声大笑起来。那到处回响着的震耳欲聋的笑声，比她的号叫更加恐怖，令人心惊胆战。我立刻意识到她精神失常，是个货真价实的疯子。她肯定是趁着护士们疏忽的时候从疯人院里逃了出来，现在他们要把她带回去。

那就是我的初恋，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陷入情网。从那以后，我在欧洲遇到过许多女人，有些鲜花般的娇柔，有些繁星似的灿烂，我也曾在霎那间为她们动情。然而，每当我的心将要融化之际，那狞笑便在我耳畔响起，我的心便化为死灰槁木。从此，我不再幻想什么永恒的女性，因而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安宁。

爱那的故事结束了，我们仍旧默默地坐着。

悉谛奢一直阖着双眼，六英尺长的身躯平卧在一把安乐椅上，一支约莫三英寸长的马尼拉雪茄烟从指缝间掉到地上，刺鼻的烟味告诉人们火依然悄悄地燃着。我以为悉谛奢已经睡熟了。但是，突然他抖动一下身子，无声无息地坐了起来，就好象一条大鱼跃出水面。他那大腹便便的身躯，看上去象一尊八种金属合铸成的佛陀^①像从阴影中赫然出现。接着，这尊佛像发出一种尖细的女人似的声音。但是，悉谛奢却不是在复述佛陀对他的得意门徒阿难陀^②的教诲——怎样对付女人！

① 佛陀：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的敬称。

② 阿难陀：佛陀的弟子。

悉谛奢的故事



我的性格和羨那的性格恰恰相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看见女人我就心旌摇荡。用你们的话说，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足以证明强壮的体魄中可能掩藏着一颗脆弱的心。在英国时，我常常陷入情网，几乎每个月一次。你们以此拿我打趣，我则为此和你们争得不可开交。现在，我了解自己的弱点，你们那时是正确的。我只为一件事大为不解——当年我竟然没有每天闹一次恋爱！女性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的灵魂和肉体。那种吸引力有时寓于女性的慧眼里；有时浮现在她们的朱唇上；有时蕴育在她们的娇语中；有时则伴随着她们的情影；甚至于她们服饰